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A.I. KUPRIN

SHORT STORIES

石榴石手鐲

库普林小说

● 蓝英年 杨骅 译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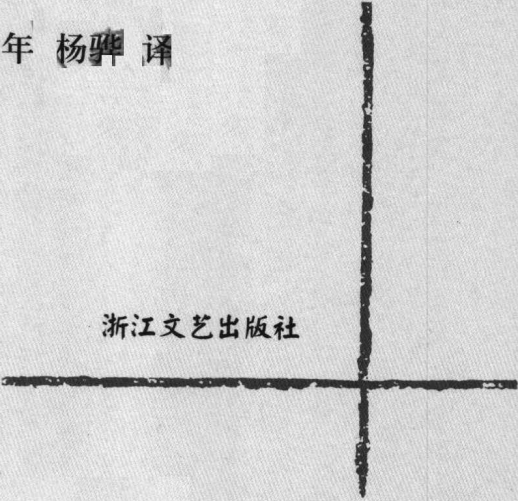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库普林小说

石榴石手镯

◎ 蓝英年 杨骅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洁

装帧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榴石手镯/[俄罗斯]库普林著;蓝英年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7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615-8

I. 石... II. ①库... ②蓝...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024 号

石榴石手镯

[俄]库普林 著

蓝英年 杨 骅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5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615—8/I·1432 定价:15.00 元

编辑手记

和许多流亡国外的俄国作家一样，晚年的库普林似乎难以忍受那份乡愁的煎熬。侨居西方使得作家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自己的根，置身于陌生的现实之中。库普林显然没有纳博科夫那么幸运，后者把流亡空虚的现实当做是惟一可以去认识的现实，从中发掘创作的灵感和材料。库普林则最终回到了苏联，他几乎是两手空空。就像他笔下那位男主人公奔跑着来到那个鸡脚小屋，“屋子里是空的”。巫婆和阿列霞都不见了，只有在窗框的角上挂着一串不值钱的红色珠子，那是他的阿列霞和她慷慨无私的爱情留下的一点纪念。

库普林是典型的俄国作家，他通晓社会风俗，并且以一个启蒙者的觉悟和眼光去描写十九世纪末的俄国生活，给我们留下了《阿列霞》、《石榴石手镯》等等杰出的篇章。从这位作家身上我们仍可找到那个时代俄国文学的形象：热情而忧郁的知识分子，崇拜爱情的虔诚信徒；对家园的挚爱，对启蒙的追求……《萍水相逢的人》是一篇颇具陀思妥耶夫斯基韵味的小说。对于喜爱俄国文学的读者来说，这个集子里的作品似乎有着商业社会里已经难以再现的一种精神魅力。

目 录

- 最后的演出 / 1
萍水相逢的人 / 10
阿列霞 / 22
冈布利努斯 / 105
石榴石手镯 / 135
追求荣誉 / 187
生命的河流 / 221
编后记 / 245

最后的演出

献给娜·奥·斯—卡娅
我受了致命的创伤，
依然演出格拉迪耶托罗夫战役……
——海涅^①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间的幕间休息结束了。乐队指挥伊凡·伊凡诺维奇·冯·海肯多尔夫刚刚在指挥演奏序曲中最引人入胜的那段，这首序曲分外明显地表现出犹太教人在当巴比伦俘虏^②时痛哭流涕的情景。

伊凡·伊凡诺维奇酷爱那些自始至终演奏缠绵悱恻的赋格曲的剧本。在演奏时，长笛如泣如诉的哀号跟黑管感人肺腑的悲叹交织在一起，长号毫不留情地呜呜作响，土耳其鼓低沉的咚咚声盖过了一切乐声，而那些乐师，在让一片嘈嘈杂杂的声响达到登峰造极后，准备放下乐器，他们向乐队指挥投了一瞥充满阴郁绝望的目光……

这当儿，伊凡·伊凡诺维奇创造出奇迹来了：他从这一边急

^① 海涅(1797—1856)，德国著名诗人和政论家。

^②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俘大批犹太富人而归，历史上称为“巴比伦俘虏”。

遽地转到那一边，表演难度极高的指挥动作，那种柔软的弹性使观众惊叹不已。最后，他疲乏和激动得满面通红，当各种乐器汇成一片合奏的时候，他用得意洋洋的目光向观众环视了一下。

不过，这一次由于观众都忙于交谈这个初次上演的剧本，对伊凡·伊凡诺维奇在指挥演奏上建立的功勋，无法表达恰如其分的惊异。人们小声地说着剧作者的姓名，同时向按字母排的厢座指指点点，那里坐着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

舞台上出现一片忙乱的情景。阿列克赛·特罗菲莫维奇·佩图尼亚一人同时身兼三职，既是布景美术师、机械师，又是舞台监督，这时候他正处在极度焦灼不安中。

“放下来，把侧景放下来！”他没有穿常礼服，一边喊，一边满舞台跑着。“对你们说，要轻一点，小心一点！听好，你这个愣头愣脑的，叫什么名字？”

“基里尔。”一个头发鬈曲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嘿嘿笑着回答。

“那你，亲爱的基里尔，马上跑到下面售票处去一趟，向安德烈·费利佩奇要我的手提包，明白了吗？喏，就是那种小小的、圆圆的手提包……快一点，跑着去！喂，您怎么在那儿睡着了？那幅河的布景在哪儿？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您把河的布景忘记了，赶快准备！”

“让它挂起来好了，”从上面传来一个粗鲁的声音，“那些乐师妨碍了布置侧景，这会儿倒容易布置啦。”

“喂，尼古拉·安东诺维奇，那根转轴您修好了没有？上一回阿涅姆波季斯托夫弄坏了十四个齿轮。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办才好，那幅云的布景破成了一块块，河的布景透光了，侧景旧得朽烂了……”

最后几句话是对剧院老板兼剧团经理说的，这个人手执短皮鞭正匆匆穿过舞台。他个子高大，体格匀称，年纪三十五岁光景。

他那又长又浓的黑发别有风韵地披垂在肩上，在黑发的衬托下，面孔带有一种自以为是、傲气凛然的特征。特别显得神气的是一双冷冷的灰色大眼睛，许多人，就连那些非常坚定果断的人都经受不住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

“请您注意，”阿列克赛·特罗菲莫维奇拼命大喊，做着最强有力的手势。“安德柳什卡又酗酒了，陈旧的侧景一点也不顶用，可能会倒下来把人的脑袋砸破……”

“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心不在焉地打断了他的话头。“戈莉斯卡娅在哪儿？”

“她在化妆室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阿列克赛·特罗菲莫维奇回答，说完又跑去分配任务了。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来到了楼上，站在一扇油漆过的小门前，叩了几下。

“谁啊？进来！”门后面传来一个女人愉快的嗓音。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戈莉斯卡娅是个美人儿。

每一次，当谈话涉及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的时候，悲剧演员阿涅姆波季斯托夫总是不住地翻着白眼，以致有一阵眼眶里只有一大块眼白在转动，同时用嘶哑的男低音扬声说：“女神！一位典雅的女神！”而当他在台上用假名法利耶里演出时，却以简短的、然而刻毒的警句直刺那些商人妇的心：

身段啊

用不着撑腰架！^① ——

确实，戈莉斯卡娅那秀丽端正的五官，优雅的侧影，大理石般光洁

^① 19世纪末，西欧妇女用来扩张裙子使姿态美观的装饰物。

白皙的面庞，是当得起女神这个称呼的。

剧院老板一进来，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骤然做了一个迎上前去的动作，但又坐到了圈椅里，只是白皙的腮帮上泛起了一片红晕。

“干吗我有幸一定要在自己的化妆室里看到您？”她勉强地问道，在她的声调中带有难以掩饰的痛苦和轻蔑。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甩了一下长长的黑发。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非常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想一步一步地把事情说清楚。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我要求您，首先别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听了怪不舒服，然后我要对您说，您的唉声叹气和绝望的眼色真正激怒了我。凭什么理由您要去做这一切呢？您今天好像故意似的演得糟糕透了。幸而观众都喜爱您，要不整个戏就得垮台，彻底垮台……纯粹是女人的那套逻辑！对一个人发脾气，却给二十五个人造成麻烦。在这儿，除了我，剧作者感到难受，您的同事也感到难受；我相信，四分之三的观众是不会听您那垂死的噪音的。”

他站在她对面等待着回答，显得气愤而激动。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请您设想一下，”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终于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请您设想一下一个女人的处境吧，她生平第一次恋爱，而且爱得那么热烈，那么深沉。”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等一下！请您再设想一下，她把一个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都献给了他，可他却粗暴地凌辱这种热烈而盲目的爱情，任凭这个女人受命运的摆布。您想想，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正当这个女人快要自杀或者发疯的时候，她却不得不登台演出，让千百人消遣作乐。”

“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剧院老板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

头。“您可以直截了当地要求我说明情况，何必在这儿装模作样地打比喻呢？当初我对您表白我的爱情时，我的话都是出自肺腑的，正像您所表白的那样……想必是这样吧。既然您不再爱我，我是不会心痛和要求爱情的！要是我心里感到难受，我会在我的剧院的第一根梁上吊死；要是情敌的嫉妒和愤恨折磨着我，我沉不住气，就会干出我想干的事情来：比如说，拿起这个玻璃瓶，砸破某个人的脑袋……”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莉斯卡娅反驳说，“您似乎忘记了我是一个女人，我……”

“嘿，还不是一个样儿！老实说，我不明白，压根儿不明白那些多愁善感的庸夫俗子，他们硬说什么，男女一旦同居，相互间会产生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您多么不害臊，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那些黄花闺女这样想还情有可原，她们一听到男人说话中有求爱的暗示，就要同他结为夫妇！您对我中意，我对您中意，——依您看，这是正常的吧？而我不再中意您，难道这就是不正常吗？”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那您做出的山盟海誓呢？您记得吗，您当时是怎样表白那些在您看来还是神圣的、可以证明您的爱情的誓言的啊！”

“那又怎么样呢？也许您以为我是一个木偶吧？那股在您我身上同样燃起的烈火一般的情欲，会使处在我地位上的任何人做出像我所做的一样的誓言！好吧，就算我应该履行这些誓言；可是，在我对您说了以后，事情摆得很清楚，我不再中意您了，如果我再使您相信我的爱情，难道您会高兴吗？我不能任意表白柔情蜜意，这点您肯定会同意的！”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一点也没有想到，我要做母亲了。”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转过身去低声说。

她在忸怩不安中显得那么妩媚动人，剧院老板看了，脑际顿

时闪过一个念头：我还是能使她相信我的爱情的，——那就对她说，我是想考验考验她。但这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他抛开了这个诱惑人的念头，用严峻的声调回答：

“那又怎么样？必须按合法的方式保障孩子的生活吗？您想要这样吗？我很乐意……”

他还来不及把话讲完，那个被凌辱的女人从圈椅里站起来，愤怒得喘不上气，几乎悄悄地说：

“滚开！”

这声“滚开！”比响亮的叫喊更加有力。他，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从来不会张皇失措的人，这时却耷拉着脑袋，顺从地走了出去。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久久地望着那扇关上的门，几乎昏厥地跌坐在圈椅里。她脑际像噩梦一样掠过痛苦的念头，接着搅成了一团，同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主意，并使它渐渐地成熟了。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您要登场啦，请快一点。”过了一些时候传来了瓦利佐夫嘶哑的男低音。正像刻薄的阿涅姆波季斯托夫评价他的那样，在多才多艺上，他是一个最好的喜剧演员，但也不是一个最差的赌棍。

她不愧为第一流的女演员，能够强自克制住激动，干巴巴地然而坚定地回答：

“登场！……您就说我登场。”

台上气氛显得闷人。这时正演出最后一幕，在这一幕中，一个年轻姑娘被情人（这个角色由剧院老板扮演）欺骗，在受到不应有的责备后，服毒自尽，把对她热爱过的那个人的诅咒带到了坟墓里。戈莉斯卡娅靠在侧景上站着等待出场，她脸色苍白，心怦怦直跳。有人抓住她的手紧紧握着。她听到导演在耳畔同情地说：

“您面如土色，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要不要喝点水？”

她默默不语，否定地摇摇头。

“快开始了，快开始了，”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恐惧地思忖，“我要最后一次问他，他必须回答我，一定会通过剧中人说的话了解我的痛苦……唉，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啊……可这个讨厌的阿涅姆波季斯托夫倒在哇哇叫着，装腔作势！”

她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时刻：阿涅姆波季斯托夫猫着腰，装出那种表示愤怒的痉挛动作，走到了侧景后面，用阴沉的男低音像五雷轰顶那样强烈地诅咒那个卑鄙的家伙，接着导演生硬地低声说：“该您登场了，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她终于等到登场了。

她登场了，尽管她内心悲愤交加，还是显得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即便是她的扮相，已足以使千百颗心颤抖、狂跳。

除了那个一动不动站在台中央的高大健壮的人以外，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她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个人激起了她什么样的感情：是早先神圣的爱情，还是深刻的憎恨和蔑视……

“他会说什么呢？”她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难道这就无法打动这颗冷酷的心吗？对我说吧：你爱我，像以前一样拥抱我，我呢，把一切都献给你——我爱你，天长地久，永不变心……但是，难道这是可能的吗？难道我还有一线希望？……眼看他就要说什么了……不会的！这不过是一些同样冷酷无情的话，同样难以忍受的故意的嘲笑罢了……”

她扭绞着双手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祈求着爱情，祈求着宽容。她诅咒他会受到神意裁判和世俗审判，然后又疯狂而绝望地痛哭着……

难道他不了解她的心意，对呼天抢地的号叫一点没有反应？

成千上万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不了解她，他是不会把女演员看成一个女人的；他显得冷淡而又傲慢，当面恶毒地责骂她，抛弃了她。

她孤单单一个人留了下来。

一切变得那么吓人，每个人都觉得脊背上掠过一阵寒战。

提台词人惊异得啪的一声合上了脚本，——那里没有一句台词是跟这些忧郁的哀诉对得起来的。

提琴手开始拉紧减音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发愣，眼睛由于恐惧睁得大大的。

而她在用哀痛欲绝的嗓音诉说自己不幸夭折的恋爱经过；她抱怨造化弄人，恳求上苍速赐她一死，她为那个毁灭她一生的人祈祷，同时又诅咒他。剧场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每句话都可以分外清晰地听到……

戈莉斯卡娅蓦地站定，然后慢慢地走到脚灯前。她不再失声痛哭，不再绝望地扭绞着双手；她的脸上浮现出明朗安详的神色。她双手捧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磨砂玻璃小瓶，瓶里盛着暗黑色的液体。

“唉，这气味多么难闻啊……真可怕……必须下一股狠劲……苦得很……胸口都烧灼起来了……”

她那双令人惊异的大眼睛向观众环视了一下……她脸色顿时煞白，身子晃了晃，随着一声撕裂人心的可怕的喊叫，她跌倒在地板上。在观众苍白的脸上，现出狂喜和一种惘然若失、困惑不解的神情。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帷幕慢慢地落下了，但是——一瞬间暴风雨似的掌声震动了整个剧院。

“戈莉斯卡娅！戈莉斯卡娅！”到处响起了喊声，楼座的观众跺着脚，发出疯狂似的喧闹声，不时还可以听到歇斯底里的号叫。帷幕的一角抖动了一下，有人从台上犹豫地瞧了一眼，又隐没不见了。

“戈莉斯卡娅！戈莉斯卡娅！棒极啦！”喊叫声没有静息下去；帷幕又轻轻地掀动了一下，人们纷纷把花环和花束投到台上去。

可这是怎么一回事？脚灯前出现了一个人，他脸色苍白，显得惊慌不安。他那泪水模糊的眼睛慢慢地向剧场四周望了望，用颤抖的、轻得勉强才能听到的嗓音说：

“先生们，戈莉斯卡娅已经离开人世了……”

杨 骅译

萍水相逢的人

女士：

毫无疑问，这封信会引起您的惊奇，也许甚至会使您大为恼火。当然，什么也不能阻止您连念都不念就把信往壁炉里一扔，不过，无论如何我请求您先看一看信封上寄发地的邮戳。您会看到，这封信是在离开您两千多俄里的地方写的。由于我在信末公开签上自己的姓名，这种情况就可以向您保证，您在这一事件中不会成为诈骗、勒索和阴谋陷害的对象，尤其不会成为我痴心妄想的对象。

……事情发生于彼得堡，时间正好在四年前的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唉，就是在我临死时，我也会想起这个日子，这个阴雨连绵、潮湿寒冷的夜晚！空中大雾弥漫，二十步外就看不清任何东西。从远处看，煤气街灯的亮光仿佛是一大片五光十色的霓虹。不论是左面和右面，到处可以听到看不见的轻便马车的啾啾声。有时，两点黄灿灿的光迅速地透过灰蒙蒙的雾幕——这是一辆轿式马车驶过去了。什么地方慢腾腾地驶过一辆铁轨马车，响起了连续不断的辘辘声，但马车却看不见。我没有目的地在街上踟蹰着，间或站定在灯火通明的窗前。有时候，我怀着怪诞的充满幻想的好奇心，在窗前伫立达十多分钟之久。特别吸引我的是那些陈设富丽的房间，那里有枝形吊灯，地毯，镜子，花束和用丝绸蒙面的家具。我当时独自一人，穷愁潦倒（其实跟现在是一个样

儿)。我终日奔波忙于教课,住的是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吃的是廉价的伙食,这就损害了我的健康,而长期的孤独生活又使我成了一个乖僻粗野、耽于幻想的人。我对首都杂沓纷忙的生活兴味索然,经常在雾夜里孤单地站在陌生人家灯火通明的窗前,所享受的那份儿乐趣,正是有赖于这种幻想的神奇力量。我过的是双重的生活。白天,我显得又畏怯又笨拙,那副尊容连自己看了也深恶痛绝。我穿的胸衣是用纸板做的,裤子的毛边一条条向下挂着,活像一只被丢弃的哈巴狗的鬃毛。白天,我对看门人奉承讨好,把脚上穿的那双破洞累累的皮靴伸在自己坐的椅子底下,小心地掩藏起来,当人们鄙夷地不向我伸过手来的时候,我便感到一阵难受,羞愧得从行人拥挤的街道溜掉。可是,一到晚上,站在我心爱的窗前——啊!晚上,我总是那么机灵、英俊和聪明。我征服着一个个女人的心灵,对交易所也起着作用。我那儿几匹马是多么出色,桌上都是珍馐佳肴,多么丰盛啊!……我走进这些豪华的房间,枝形吊灯照得举室辉煌,空气中充满了花草和香水的幽香;这些房间都归我所有。我马上跟三位贵族气派的老人玩起牌来,一边玩牌,一边从容地互叙旧谊,谈吐风雅,不落俗套。我伫立在那只打开的大钢琴旁放声歌唱,歌声使大家心醉神往。我时而是这些妩媚秀丽、举止从容的女人的丈夫,时而是未婚夫,时而是情人,她们穿着镶满花边的衣裙,半倚半躺在蟠曲、形状奇特的卧椅上。女士们在这样的夜晚特别强烈地左右着我的想象力。可是,在白天,我怎么也不敢对一个普通的洗碗女仆说一句客气话。

不过,我写得离题太远了。请您原谅我不由自主地插进了一大段话,现在,我继续写下去吧。在利坦伊大街和涅瓦大街拐角上靠近街灯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人由于浓雾而显得不那么清晰的人。我走近一点,不由惊异得站定了。使我大吃一惊的,倒不是因为这是个女人,——谁不知道,这时候有多少和什么样的女

人由于轻佻、受骗或贫困被驱赶到彼得堡的街头？可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会在秋天灰暗污浊的傍晚，在行人拥挤的市街上落入这样的境地，而且孑然一身，既没有伴侣，也没有陪送人或仆役呢？这对我来说，正像冬天在田野里看到雪地上有一朵猩红的玫瑰花一样的惊讶和不可理解。从她颀长的身材和姿态上，从她穿的那件深色衣服的每个皱褶上，都可以看出这个女人出身于上流社会，在这样的晚上要看到这样的女人，只有在她们从轿式马车里下来的时候，她们一下车就匆匆地跨着轻盈的步子，踏上铺在灯光明亮的大门口的红地毯，从两旁摆着的大型盆景中间穿过去，留下了一缕依稀可闻的淡淡的香水味儿。这一点也不是我一个人体会到的。在我注视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时，有几个市井流浪汉走过她的身旁，他们把裤腿卷得高高的，嘴里叼着香烟。但是，谁也不敢走到她跟前，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鼓起勇气跟这个女人攀谈。

她看来不知为什么显得激动不安。有几次她不耐烦地把头转向一边，又转向另一边，而且不时急躁地把伞尖笃笃地敲打马路的肮脏石板。

起初我还以为她是在等人——当然是情人啰。但我记起了我读过的大量法国小说中描写私通的情景，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这些小说描写的照例是 La petite baronne de Coussy^① 跟自己的 Raymond^② 约定幽会，她先坐自备轿式马车，在离城很远的地方下车，把车夫打发走后，再雇一辆出租马车，如此这般最后才来到 n^otre petit nid^③，那里的家具陈设，由富有魅力的雷蒙布置得别具

① 法语：娇小的男爵夫人库泽。

② 法语：雷蒙。

③ 法语：我们小小的安乐窝。